

前世今生

洋行经历数次改建

自上海开埠以来,外滩就是众人争夺的一块“风水宝地”。在外滩拥有一块土地,不仅是财富的象征,更是名誉的象征。

怡和洋行,昔日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,19世纪中叶就在寸金寸土的外滩占据了一席之地。1920年,洋行再次翻造,由马海洋行恩九生设计,建成这座高六层、占地面积2100平方米的新古典主义建筑。全幢外墙采用花岗石垒砌,一二层花岗石粗凿,这是上海早期大楼建筑的流行做法。大门进口处运用石阶,包铜的大门显得牢固,门两侧有一对壁灯。三至五层的中部,贯以四根大理斯科林斯圆柱,二楼中央有石雕羊头装饰。六楼檐口较宽,故看上去似五层。之后,这栋建筑不断加建,如今总高九层。罗斯福中国投资公司总裁执行助理蓝智(Stefan Lange)曾在接受采访时说,这个建筑拥有整个外滩的最佳视野。

为了恢复怡和洋行在上世纪20年代的繁华风采,新主人在改造时参考了大量旧照片和文字资料,内饰都保持着大楼在怡和洋行使用时期的原样。罗斯福家族不想只让少数人享用这栋一流的建筑,所以不想搞酒店,它的经营空间包括一层户外和室内西式餐厅、二层全上海最大的葡萄酒酒窖;三层则是私人电梯直达的会员制俱乐部,有各个以罗斯福家族成员命名的房间和会议设施,美国政要和家族成员合影以及大量画作出现在这个楼层的各个空间;六层刚入驻了国际高端婚礼会所拉斐尔;八九层则为餐厅酒吧。



■ 外滩旖旎的夜景
姜锡祥 摄

以旧修旧
移植玻璃创意“复古”

六层拉斐尔设计独特的仪式堂让人眼前一亮,尤其是那17扇彩绘玻璃,每一块上面的图案都不一样,就算是左右对称的一组窗也拥有完全不同的图案。这些具有200多年历史的彩绘玻璃是几个世纪前西方教堂的原作,因纷乱战事或教堂关闭,流落到民间或被公开拍卖。玻璃上的不少图案与西方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结。比如鸽子衔着橄榄枝,比如作为英国国旗长达800年的圣乔治红白十字旗,有蔷薇花,也有“全知之眼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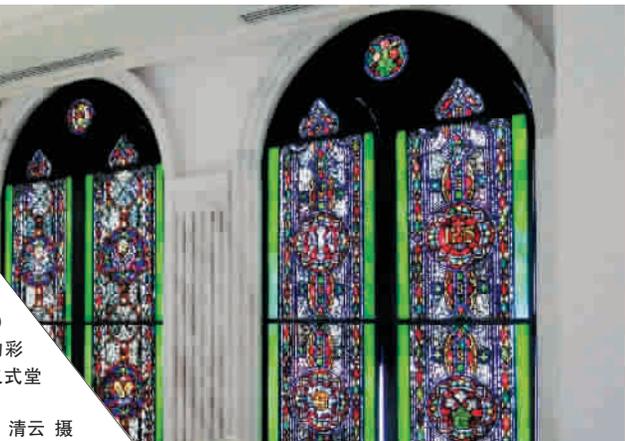
虽然无法详细了解每一块玻璃的出处,但其中还是隐藏着一些“名门之后”。比如有两扇玻璃的图案上留有作坊名称:F.X. Zettler。在欧洲,彩绘玻璃比哥特建筑的历史还要早200至500年。其制作中心,最早在意大利各地,而在19世纪,慕尼黑一下子冒出13家彩绘玻璃作坊,成为彩绘玻璃之都。其中F.X. Zettler雇工250人,就是其中规模数一数二、作品声名远播的作坊。

为抹去历史沧桑,重现光辉,亚洲数一数二的彩绘玻璃专业技术大师、来自日本的岩崎勇人,以最地道的方法清理了每一块彩绘玻璃,并根据实际安装地点的最佳效果来调换每扇彩绘玻璃的位置和图案,让它重现昔日的光彩。这里的彩绘玻璃之美是由文化和历史涤荡出来的。

为将仪式堂的设计更好地融入上海,适合外滩风格,在走“复古”路线的同时,设计师在殿堂设计中加入了现代风格的装饰,这种反差让人乍一看感到有些异样。这种“小异样”却正是设计师的良苦用心,拉斐尔本着三个原则:一是“还原”——还原中世纪欧洲Chapel(小教堂)的面貌和气韵,包括大量使用大理石,显得光洁、稳重、可靠;二是尊重——尊重并依托建筑物的特色。比如拉斐尔在日本最大的仪式堂采用拱形穹顶,而外滩27号是历史保护建筑,所以就依托原来的方形藻井,配以世界顶级的水晶大吊灯;三是聚焦——白色的藻井,白色的墙面,光洁的大原浆原味的英式建筑艺术,对于游客这就

是很好的艺术熏陶、增长见识的事情。线透过五彩斑斓的彩绘玻璃,流露出一派斑斓迷离的神韵。

更重要的是,外滩建筑群艺术最根本的特色正是海纳百川、新旧交汇。中山东一路上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相互依偎,却让人只觉华丽旖旎、风情万种;而隔江相望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陆家嘴,则是摩天大楼层出不穷,现代感超绝。反差美不正是外滩最吸引人的地方吗?



■ 具有200多年历史的彩绘玻璃是仪式堂亮点之一
清云 摄

再续世纪之梦

看历史保护建筑利用
——从罗斯福公馆

◆◆◆
本报见习生 程依云
记者 赵美 通讯员 程国政



■ 罗斯福公馆正门
C图

位于外滩中山东一路27号的历史保护建筑、建成于1920年的怡和洋行总部,现在的名字叫罗斯福公馆(The House of Roosevelt)。作为上海历史上首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,经过数次改造的罗斯福公馆见证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城市建筑的变迁,而今,在美国罗斯福基金会经营管理下,成为外滩建筑群中的时尚商业地标之一。历史保护建筑应以怎样的方式,在不破坏建筑气场的情况下延续建筑的生命力?这个话题值得思考。

老派新潮
碰撞出外滩反差美

如此新意的背后,也受到了一些专家质疑:历史保护建筑如此“革新”,如此被商用合适吗?在历史建筑保护的问题上,没有绝对的对或错,在老建筑改造上的确有失败例子,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可能对原有的气场产生破坏。那些百年建筑之所以珍贵,并非单纯是为了让人能看到建筑的

原貌,而更多地是将历史更真实、更客观、更全面地展示出来,加之建筑本身所涵括的特定时期的艺术信息,一旦经过改造很可能就走了样。

然而艺术的保留依靠保持建筑原貌并非唯一的手段,还需要因地制宜。外滩27号不同于外滩其他商业模式,目标是要吸引各个层面的人,包括观光客,所以楼内露台餐厅、顶级酒窖、私人俱乐部等考虑得很是周全,这些业态对于外滩也是很好的补充。观光客进来了,就

造而成的,内部装修十分考究,监控照明更是专业,而建筑主体外观基本没有改造。主馆的外墙面、门窗甚至显得有些残破,但改造者也在建筑的平台上加玻璃廊道供游人休息、喝咖啡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卢浮宫了,卢浮宫在从前的几百年里都是王宫,而今游人如织,每年近千万的游客大有挤爆卢浮宫的架势。当然,你若到了法国,到普罗旺斯阿维尼翁城古老的建筑庭院内,坐在露天的餐桌前来顿大餐也不错;到意大利,在锡耶纳老城街上吃顿饭当然也是件美事,那里可供选择的餐馆一条街都是,家家古色古香。

所以,上海市在“历史保护建筑中引入一定的商业用途”是件好事,对进一步延续这些老房子的价值也是有意义的。

历史建筑应在保护中使用

对话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束昱

记者:外滩的老建筑变成了商业地标。很多人觉得在老建筑里搞商业是对遗迹原貌的破坏,而历史保护建筑变换用途在国外也早有先例,作为上海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副会长,您是怎么看待历史建筑变换用途的事?

束昱:历史建筑保护有个重要的原则,就是在保护中使用,让它为新时代增光添彩。在不改变建筑结构、材料和外观的逼真性前提下,用我国古建筑保护的一句话叫“修旧如旧”。但大家都知道,没人气的房子坏得快,所以很多中式木构建筑修复后常常被用于餐饮、会所、展馆、商铺等用途;在西式石构建筑里,设置餐饮、会所和商铺当然也是没问题的。

再者,商业中的艺术元素与其他艺术形式大不一样。如果把外滩古建筑风貌区比作优雅的轻音乐,那商业艺术就像轻音乐中突然扎进来的“披头士”,这对于本就是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来说,我觉得倒也相宜:万国博览式的宽容当然也包括保护模式。

记者:历史保护建筑变换用途,国外的成功案例能介绍一下吗?

束昱:后工业时代,欧美等发达国家普遍加大了老建筑的保护力度。像英国,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古建筑和历史遗迹共约50万处,大到皇宫、古堡、教堂,小到草屋、拱门、电话亭,甚至电线杆等。但这并不表明历史保护建筑便“不食人间烟火”,许多英国人喜欢古建筑里居住和工作;意大利的威尼斯,米开朗基罗博物馆就是利用一个旧式的庭院群落改

